何氏以同三四人批校精詳毫髮無憾沅叔同年新從京師
略加參閱而醫賢精審若出一手校中貴精妙處不啻令取与此對看兩本如一其中
手校本一西郭孔延本字句有差謬
檢此本第七卷後義門康熙癸巳
當北郭氏刊本安知非即
余所藏者耶余又以顧千里校本
合勘此本二篇並無錯簡与義門言不
合勘此本二篇並無錯簡与義門言不
真何氏諍友也

史通序

史通者唐劉子玄知幾所撰也以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兼取白虎通之義命曰史通蓋若此知幾當長安神龍間三為史官頗不得志憤懣悄悒數欲求退其與蕭至忠



吳門堂本刻

等諸官書是已既而以前代史
書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述
作深淺曲直分内外篇著為評
議備載史策之要剖擊愜當證
據詳博獲麟以後罕覩是書當
時徐堅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
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
而善之其書遂盛行於世歷歲
滋久寖就散逸宋儒朱晦翁猶
以未獲見史通為恨逮我
明嘉靖間吾鄉儼山先生陸文
裕公始購得史通鈔本及他刻
本采撰會要多所闡明已而是
正翻梓川蜀猶自謂譌舛尚多

惜無別本可校先輩之究意史
學勤且萬矣是知求古書殘缺
之餘於千載散亡之後豈不甚
難而不可不慎也通吳興凌子
遇知纂刻史記評林曾不研審
往往自用至以知幾為宋人夫
知幾姓氏初非奧僻名著唐室
炯如日星今古仰之世尚有不
知其人者嗟乎其人且不知又
安知史通何書哉及覽龜策傳
首列評語則題曰槐野王公而
不知史通固已具載也筆自知
幾鑿鑿難掩錯謬如斯餘可例
見疑誤後學孰執其咎為惋悵

者久之偶梁溪友人秦中翰汝
立視予家藏宋刻本字整句暢
大勝蜀刻儼山先生所未及覩
者小子何幸獲覩此秘籍披閱撫
玩良慰素心乃相與銓訂尋計
指歸將圖不朽復興郡中諸賢
儁徐君虞卿馮君美卿等參合
衆本冊鉛黜勘大較以宋本為
正餘義通者仍兩存之反覆折
衷始明潤可讀庶無遺憾斯文
之寄屬在何人不與廣傳恐遂
廢沒於是乃倡義捐貲鏤板流
布非敢自秘與世之知知幾者
共欣賞焉知幾昔嘗以史通自

擬太玄且云今之君山即徐朱
等數君是也後来張陸則未之
知耳張者謂張衡平子也陸者
謂陸績公紀也儼山先生大雅
博達以文章名世於公紀何讓
乎予小子單陋踈薄雖不敢望
平子但史通繼刻無忸前脩而
張陸二姓適與知幾之言合殆
亦有異數云
萬曆五年歲次丁丑夏五月既
望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撰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庸虧二主從官兩京通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宮晉朝稱美嗟予小子無而有之是用職罔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

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曰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予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史通序錄終

訂正史通名氏

張之象字玄超

校閱史通名氏

徐　球字虞卿
沈其初字復卿
姚體勤字古功
陸　鄭字承道
張昭昌字文茂
張雲輅字九游
張弼顏字友回
馮繼可字美卿
朱本震字伯聲
姚體文字汝觀
龔名夏字
包兆祥字吉甫
唐文獻字元徵
黃廷鳳字元禎

史通目錄

內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載言第三

第二卷　二體第二　世家第五

第三卷　本紀第四

第三卷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曆第七

第三卷　書志第八

罹　守宇有常

顧今德字思卿

唐光貽字爾敬

何雍之字景熙

顧今望字景卿

姚士念字邦聖

第四卷
論贊第九
題目第十一
編次第十三
第五卷
採撰第十五
補註第十七
因習下第十九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序例第十
斷限第十二
稱謂第十四
載文第十六
因習上第十八
敘事第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第八卷
探賾第二十七
書事第二十九
模擬第二十八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叙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煩省第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第三十四　辨讖第三十五
祖敘第三十六
外篇
第十一卷
史官建置第一
第十二卷
古今正史第二
第十三卷
疑古第三
第十四卷
點煩第六
申左第五
第十五卷
惑經第四
第十六卷
雜說上第七
第十七卷
雜說中第八
第十八卷

北經三十七
章拜經

雜說下第九
第十九卷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第二十卷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權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徐普寫　秦震刻

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共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灾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

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
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
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
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爲
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
非改轍理涉守株故冗舒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
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
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
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
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
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校汲冢瑣語記太丁時
事曰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屬
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
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
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
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
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校
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
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

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譏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而丘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傳者傳也（上傳去聲下傳平聲）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

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鄙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撰其書爲編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行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賁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出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耀之徒並申以注釋況其帝胡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無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



三百七十五字
補其刻

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
或云漢代劉向採戰國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
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
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
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
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
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
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校
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
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



秋傳也必方以類聚竝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
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
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
許洛二方鼎峙賢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
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
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
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
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
乘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

年爵合百三十卷因舊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
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
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勑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
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泰以上皆以史
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全兩漢已還則全
書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
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
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
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



事尤相似者其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
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
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
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
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體宇遼闊年
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論家國一政而
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
失者也無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揷雜言論本世本
國語國策
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録之
煩者也況通史以降無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

書而总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普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紀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校六家商搉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并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 史通卷之二

唐劉知幾子玄撰
中書舍人徐球校

## 內篇

###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苟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二家

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偉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在述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附著見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織悉無遺語其略也則仁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秋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爲短也考玆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盛舉百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

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
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
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
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
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
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
以文炳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
尚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
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闕事矣者矣故班固
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包區分使其雜寫可觀綱紀有
別創悅獻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剪截班史篇纔
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
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
史有干寶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
各有其美並行于世異夫今昇之言唯守一家而
已

## 載言第三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
恒文作覇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
書闕紀泰誓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

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言罕逢載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憒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校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詰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帝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干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

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綱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刻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蘊自商季相歷年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柏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

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貴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論閒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旣以編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臣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載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

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校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玷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一本作田氏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亦歷十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一本班下有爵字宋本無）而禮異人倫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其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豬喙前非至如蕭曹等十七之封荊楚葭莩

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
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
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
通帝王統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玉繩撰通史定
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
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
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
易者矣

列傳第六

太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
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
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
則傳以釋紀章炫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
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
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
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
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
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
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

之后开似黃帝之書尤璧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
駢胝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
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
戚石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嫌夫紀傳之不同
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桉范曄
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
志戚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
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
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
有時而異其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



書包括令盡名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
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
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
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
多斯道都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
之爲義舉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顏史之事
無皆附庸自託得厠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
附出爲小益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
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
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遇一畢諜樹一奇節並能傳

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異跡異一作遺用使游談者靡微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安古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蓋謂此也



太學生馮繼可校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內篇

## 表曆第七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正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

史記則不然夫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東觀漢記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鈴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







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纔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書十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鳲施於上附生疣贅不知剪截何斷而爲限乎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

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書志第八　并序　天文志　藝文志
五行志　雜志

大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覆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縣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聊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出於劉歆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編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

摽篇題第音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已上書志序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陽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推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纔九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孛氛祲薄食晦明神竈禋禜慎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欃槍感退舍宋公延齡申台告坼晉相速禍星集賴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經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皆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

矣 已上天文志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 謂天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葦莫不各踰三倍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閣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玆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王得之矣 已上藝文志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巳敗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歲在巳敗妻鬻子人事且周王次龜焦著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次龜焦著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興國史闕異則書未必皆審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闕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充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橛自髮元后之祥隼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蝗螽蠡震食崩坼隕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星孛於東方夜中星隕如雨與夫梁山崩晉侯以下悉屬是時或秦人歸穆遂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管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各徵妄穿垂謫啟閼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況彼春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
經傳集解卷纔三十則知其言所略蓋亦多矣而
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
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
變而必知其應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
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公羊春秋經孔子
殺召毛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時夏徵舒之構
逆當夫昭代春秋昭公九年陳少菑伸舒以爲楚
嚴上爲時
子毒恨故致火災按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
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莊王卒恭王立
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楚靈王時是莊王卒恭王立
恭王卒郟敖立郟敖卒
楚嚴作覇
自

荊國始僭稱王春秋桓公二年日有食之既京房
易傳以爲後楚嚴稱王無地千里
按自武王始僭號歷宋成繆二王始至於嚴然則
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
後世歷嚴閔莊文者凡五君而楚嚴
作覇安有桓二年日食而應之邪
都實生菜穀尚書伊陟相太戊亳有桀穀共生劉
向以爲殷道衰高宗承弊而起盡諒
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總於政事國將危亡
故桀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亶甲
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桀
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又本不都於亳
高宗諒陰亳
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爲成公十
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
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
公十二月閒霜不殺草劉向以爲
是時公子遂專權二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微失
晉
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丁巳朔
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十
二桓始世官殺嫡立庶


張柳刻

納來事之象也又隱公一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隱公未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隱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及遂卽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卽惡也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胷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群流題目庶類謂苗爲大國菽爲強草鶖著素色負巂匪中國之蟲春秋嚴公二十九年有螟劉歆以爲蟲災也劉向以爲螟負巂也劉向以爲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螟至按負巂中國陸入淫於兩叔故螟至按負巂



論而班固就加簒文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曰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俱陳災異田劉歆以爲晉曲沃莊伯殺嚴桓王無地千里也向歆之解父子不同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中者卽中國也劉歆以爲畫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又以爲蜮生南越劉歆以爲蜮者所生非自越來也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竟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寡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

凡所辨論務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禪竈焉知日食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有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已上五行志）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于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惧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

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莊莊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徃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靡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北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


張楙刻

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
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
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
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
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
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筠醬流味大
宛輸其善馬（蜀本作獻宋本作輸）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
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
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
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
無絕能言吾祖鄉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
取諮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
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
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
爲它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
代氏南遷華夷從是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
壤邊民廣漢相雜陪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
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蜀本作貴宋本作著）非復一家郡
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
於百官之下孟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

所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咸間日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篇大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乱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梭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普譜諜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上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處山海之貧聲哉

# 史通卷之四

唐劉知幾子玄撰
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 內篇

### 論贊第九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則總歸論焉夫





郡庠生沈其初校

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
搉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
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
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闊略其
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狥筆端苟衒
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
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
味承祚懦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壑辭惟
温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弈弈
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



宕忘返大抵皆事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
其僊事必擇其善者則千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
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
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
運之虛張高論王后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
而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
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乘史班近
宗徐庾大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
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
也孟軻稱無重出省文可知太史公曰觀張良

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録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厭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有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

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詁訓相參風雅齊列矣逮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





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華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端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

與古趣旨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夫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
之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
亦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
部孫已下遂蹈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
之忠臣崔融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
究其旨歸亦徵其善惡于實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
述前烈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蔓蔕而義甚優長
斯一家若序例之美者大事不能盡說攸聞
尚模楷裴啓聰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
大之功以爲己力與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
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
符按唐朝普書例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依
檢舊式前後竟不一見廟曰烈宗又按百藥齊書例
云凡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
光之徒多所仍舊詳之仲容明月此並非言之難
行知也及普齊史例皆云坤道甲宋中宮不可
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切惟錄皇后者

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六尤恢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又失杯中之酒也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 題目第十一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紀略爲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陳尚書陳壽王卿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推而論之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記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厥旨至理按呂陸二氏（呂不韋陸賈）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非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諒無恒規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按外戚憑皇后而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也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

則昔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子長史記別翀八書孟堅既以漢爲書不可更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易志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僭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惟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賴後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謂擇



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盖陳衞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按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切以周易六爻義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已降多師蔚宗魏收因

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僭長則云私置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牧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一二具言無所不盡此豈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好玆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斷限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爲始而云粤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又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固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

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踳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惟二袁劉呂而已各進鴆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覇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蕪復臧洪





周瑜劉虞孫策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卑甲大牙固亦同風馬漢與所共而魏冊仍編當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紀則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土覇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所斥彼魏胡故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眞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

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原顏之甚邪又張季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辟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者遂全寫禹貢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林上施牀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若非咸平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若夷狄本係種落所興北狄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駕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驪徙居諸如此說者未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輕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病有若於斯苟濫引他事曹其部帙以此稱博世有名於所聞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善哉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

折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許也

## 編次第十三

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紀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屨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惟人而已矣至於龜筮卑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筮所記全爲



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蕃向居劉末職纔卿士昭穆既踈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荊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逃債尚曰周王

君未繫頸且云秦國況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
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
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覩求之正朔不亦厚誣當
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赤眉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
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
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
紀首書筆睟信位先不窹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
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蓋逐鬼事捷瞻烏
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驅除是以史傳所分眞僞有
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後隗囂孫述不列於

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二牧次列先主以繼
焉章豈以蜀是僞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鷃一也
何大小之異哉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
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
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
附孝昭而獲間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
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
東昏猶在而遽列和帝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
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沿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
以黜末元而尊中興顯義寧而隱大業苟欲取悅

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
載寧爲格言（寧一作未）尋大本紀所書資傳乃顯表志
異體必不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
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
顯齊書頗違隋史不依范例重述班法蓋擇善而
將苟或同編孫弘傳讚宜居宣武紀末宗廟迭毀
枉入玄成傳中如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
者耳故不復一二而詳之



稱謂第十四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
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
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
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
則直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
因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吏始中興漢室光武
所居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一史皆以劉
玄爲目不其慢乎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

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謂抗衡者矣

明比楚遷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方於魏邦懸隔頗懲惡勒善其義存感焉方於魏邦懸隔頗懲惡勒善其義安歸續以金行版蕩戎翟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王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非一如康穆兩帝劉巘二明梁簡文兄弟兼謂孝元帝也齊武成昆季兼言宣孝昭也斯或承家之僻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謚靈謬爲

幸已多猶曰祖宗孰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
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濫
之源者乎又位乃人臣跡參王者如周之亶父季
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必若
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
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至
如元氏起於邊鄙（邊作沙）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
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生則謂之帝死則謂之崩
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夫歷觀自古稱謂



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至若諸侯無謚者戰國
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點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
周衰有共和之相楚殺有夾敖之主趙他而曰尉
他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
赤眉園綺友朋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
此諸名皆出於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弛張蓋取叶
隨時不藉稽古及後來作者頗慕斯流亦時採新
名列成篇題（第）若王晉之十士寒儁沈宋之二凶
索虜即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因俗自我
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書也乃以平陽王爲出帝

司馬氏爲僭晉桓劉已下通曰島夷夫以諂齊則
輕抑關右黨魏則深誣江外愛憎出於方寸與奪
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
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
聲曹尹而人莫之肯從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
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
復邨諸竹帛（蜀本作形宋本作邨那古與刊同）終靡傳於諷誦也
已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
乎近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
劉靳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
類是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之叙聖卿也
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也止曰隗王得士
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玄德習氏漢晉春秋以蜀
皆謂蜀先主爲昭烈皇帝今依論中語則呼爲玄德裴引魏室則目文帝爲
曹丕大以淫亂之臣忽隱其諱淫謂董賢亂謂隗囂正朔之
后及呼其名惠好奇文逐韻而便作班固袁紀
賢門生故舊公惟亮功隗囂公孫述傳皆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用捨之道其例
無恒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才猶且若是而況中
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標格云爾

# 史通卷之四

太學生朱本震校



# 史通卷第五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 內篇

### 採撰第十五

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厦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

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會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
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
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
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
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
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
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見聞夫之者則有苟
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西羌空桑海客
乘查以登漢如娥編樂以侍月次斯踰駁不可殫
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啓班輩之言紀而稽康



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
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
代自謂無憾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
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
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謫言前
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穆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
蜀本作其宋本作苦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
牛金一部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
牛金通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
牛金而納其妻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
也宋孝王以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金不相干按
則史尚如此誤況
隋史編錄者耶

劉駿上淫路氏
武於路太后處

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
盛其母路氏醜聲播於歷越也可謂助桀爲虐幸
人之災尋其生絶亂嗣死遭剖斲蓋亦陰過之所
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録搜
神記之徒其所載或鈹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
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
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寶之所糞除王虞之
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
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悅小
人終見嗤於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
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
其眞僞者乎至如江東五虜始自會稽典録賴川
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
定爲實録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
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
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
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蔑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
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烟罵書河
北以爲王常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
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
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

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
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
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
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
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徃徃有旃故作者惡道聽途
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
也殷周已徃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
事訪諸故老夫以劒蓌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軌
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
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



宜善思之

##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
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德善政其美載於
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
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
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
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
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以女工之有
綺穀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

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邦一作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摧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



一槩何者昔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形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食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在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

以避其鋒或斷氷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荄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幕臨戎貫甲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文上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鋟錢掾見詔書而歎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語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返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戲言苟言出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孰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



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

君盡二五述宰相之英傅則臣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優政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此所謂一斅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氷爲璧不可得而用也盡地爲餅不可得而食道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朋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蜀本作畢疏宋本作陳疏）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歷選衆作求其穢累王沉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一作周）惟王傅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夫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常孟諷諫賦有趙宋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劒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鼂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

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
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古
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
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
撥浮華採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
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幰凡爲載削者
可不務乎

## 補註第十七

昔時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
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



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
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
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
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
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士風常璩
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
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
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
塵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
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

之類是也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摧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坐長煩蕪覩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言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枝耳目難爲披覽蜀本作搜宋本作披靡惟范





堆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踈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菓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壞雜王宋之部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爲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

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
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
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
榷其流寔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
於此焉

##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
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
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舟以求劒也古者諸
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
有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
即其證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
各舉本邦之事以為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
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
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
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主曰周王如史記
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
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
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
敵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

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氏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魏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牓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勳臣是則自江東而盡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

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閭閻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姨彼羣雄稱爲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附一名題爲僞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爲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僞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



考斯衆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覇圖云搆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帛耿謀誅曹武詠一作討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欒逼於李靖之末王謙尉遲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

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寸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異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其于繫虛名於本上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軼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爲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爲王傳云瑯琊臨沂人爲李傳曰陳留尉氏人之類也非唯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

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化故生於荊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於平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爲齊宋之人非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詔纂李義琰傳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以爲氏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出於碑頌所勒莘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已邑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黃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莘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爲已邑若乃稱衰則飾之陳郡言杜則加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今有姓厲者姓厲者以犯國諱者以爲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大以假名有姓明及卑者如斯則眞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東平子爲明氏出于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隋士安定鶉觚人也本姓侯氏至於他篇所引皆稱之謝偃傳云本姓庾汗氏續謂之陳郡謝偃是其類也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

若庸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鄙邪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熲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寖以成俗迷而不返孟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爲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史通卷之五

太學生姚體勤校